

# 在北坡就有158人准备登顶



The Third Pole

Mystery, Obsession, and Death on Mount Everest

珠峰的谜团、执念与生死

第三极

【美】马克·辛诺特 (Mark Synnott) 著 舍其 译

《第三极：珠峰的谜团、执念与生死》

【美】马克·辛诺特 著 舍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3月

五天后的清晨，我端着咖啡走出前进营地的用餐帐篷，想用掉再次上到6400米海拔后第一个晚上的迷糊劲儿。太阳刚刚越过拉卡帕拉山口低悬在空中，但我已经能感觉到阳光打在我的鼻子和脸颊上的力道。没什么风，挂在附近一块巨石上的一串经幡无力地耷拉着。在远处，对流层顶的天空安静得有些诡异。迈克尔·费金是对的。高空急流往珠穆朗玛峰南边降下去了，放过了珠峰峰顶。我扫视了一圈营地，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几头牦牛在嚼着干草。山上其他登山队现在全都在死亡地带，争先恐后地向顶峰发起冲击。

几个夏尔巴人站在我旁边，一边传着一个双筒望远镜，一边兴奋地聊着天。过了几分钟，有人把望远镜递给了我。我慢慢沿着东北山脊一路看过去，过了那三个著名的台阶就是最后那道三角形雪坡，上面就是刺入钴蓝色天空的顶峰。

托姆在我旁边跃跃欲试，就像一个好动的孩子在等着轮到自己玩新玩具一样。他问：“看到啥啦？”

几缕流云遮住了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但山顶的金字塔雪坡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串像小蚂蚁一样的小黑点慢慢爬上了山顶下面的最后一道雪坡。我把望远镜递给托姆。

“瞧那条兔子舞长队！”他说。

确实，那天尝试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比历史上任何一天都多。后来我在喜马拉雅数据库里查了一下，连同付费客户和协作人员在内，那天早上光是北坡就有158人准备登顶，而南坡的人数是北坡的两倍多。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但那张后来成为2019年春珠穆朗玛峰登山季代名词的大堵车照片，已经在网上疯传。这张照片拍摄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22日的早上9点30分左右，由一个名叫尼玛尔·普贾 (Nirmal Purja) 的廓尔喀战士 (人们都叫他尼姆斯) 在尼泊尔一侧距离山顶还有百米米高差的地方拍摄。照片上是一支五颜六色的队伍，全都挂在一根路绳上，抖抖索索地挤在一条细细的冰岩山脊上。如果把连体羽绒服和氧气面罩换成T恤和人字拖，这就是在迪士尼乐园你经常能看到的那种长队。

这张照片很形象地说明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观点：珠穆朗玛峰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趋之若鹜的热门旅游景点，已经失去了灵魂。媒体对这张照片的反应迅速而激烈，比如“这些人究竟什么鬼毛病？一群大傻子。”跟照片一起配发的头条新闻则哀叹着拥挤的人群、恶化的环境以及无良的登山服务商，任何大活人只要掏得起钱，他们都会带上去。《纽约时报》则称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蝇王》(Lord of the Flies)——海拔8840米”。

被“大堵车”堵在路上的人里有一个叫唐纳德·卡什 (Donald Cash)，54岁，来自犹他州，早

上8点10分登顶。据目击者称，卡什为了庆祝完成七大洲最高峰 (他原本从事软件推销工作，为了完成最后两座山峰——南极洲的文森峰 [Mount Vinson] 和珠穆朗玛峰，五个月前退休了) 跳了一段吉格舞，之后就晕倒了。他的夏尔巴人向导很快响应，给他做了心肺复苏，也调高了氧气流速。他恢复了知觉，站起身继续往下走。在希拉里台阶 (Hillary Step) 排队等候时，他第二次失去知觉，这里海拔8770米，是著名堵点。这一次，他的夏尔巴人没能让他再次苏醒过来。他的遗体所在的位置太高，没有办法运下来，于是就留在了他倒下的地方。

同一天晚些时候，还有一位名叫安佳丽·库卡尼 (Anjali Kulkarni) 的54岁印度妇女，在南坳上方不远的地方倒地身亡。她是和丈夫一起来登山的，也是倒在登顶回来的路上。帮她安排这次登山的印度徒步旅行社认为，她死于“体力透支”和“交通堵塞”。库卡尼之前攀登过一些比较容易的山峰，包括厄尔布鲁士和乞力马扎罗，但从来没到过海拔超过6550米的地方。她的向导夏尔巴人贾伦 (Gyaljen) 告诉《喜马拉雅时报》(Himalayan Times)，登顶前她拒绝掉头返回，因为为了能在今年登山季登顶珠峰，她已经把十年的收入都投进去了。

在媒体狂热谴责登山人满怀为患、遇难者不绝于途的同时，有位名叫特蕾莎·库巴卡 (Teresa Kubacka) 的数据科学家对一个问题产生了兴趣：这些天里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后来她在一篇文章中发布了自己的结论，题为《中年危机这座山》。她在文中证实了我们很多人已经通过道听途说知道的一个事实：珠穆朗玛峰上创纪录的拥挤程度，是受到了五十多岁男性登山人口大量增加的推动。今天在有志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中女性确实也占据了相当可以的比例，但男性人数仍然是女性的四倍。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珠穆朗玛峰向导登山服务出现以前，登山都是探险性质而非商业性质的。登山队员都是经验丰富的登山家，年龄通常在25岁到35岁之间。库巴卡说，这样的人群是“在应对登山挑战时个人体力与经验水平、成熟程度以及心智能力的最佳平衡点”。有个数据挺有意思，就是今年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三十多岁的人，数量与20世纪80年代大致持平，也就是说人数增长完全来自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的人。有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很多人只有在收入达到了此生有可能达到的最高值之后才出得起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钱，而这时候他们通常都已经人到中年。

库巴卡的分析也表明，如今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绝大部分都能登顶。50岁以下的登山者有五分之四成功登顶，与35岁以下登山者的登顶机会一样高。50岁以上的登山者，成功登顶的机会甚至更高。这个数据可以跟1981年比较一下，那一年登顶的概率不到10%，而彼得·哈克特就是那年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他是第110个登上珠峰的人。整个80年代，这个比例也都保持在10%以下，即使到了90年代，个人登顶的概率也只提高到了20%左右。从那以后，登顶的总体概率就一直在稳步上升。

各种各样的西方向导服务机构，包括“喜马拉雅体验”“国际登山向导” (International Mountain Guides) 和“探险顾问” (Adventure Consultants) 等等，都已经知道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客户成功登顶的可能性。最有效的两个办法是，用路绳从山脚到山顶沿传统路线架好一上一下两条路绳以确保安全，以及为客户按一对一配备夏尔巴登山者。技术也提供了帮助。现代登山用的装备和服装都是最先进的，氧气系统能稳定可靠地供应“英国空气”，天气预报也越来越准确。专业气象学家通过手机信号网络和卫星无线网络可以每天发送一次天气预报，有时甚至能做到每小时发送一次。所有这一切都让成功登顶相对来说有了保障，就连对缺乏经验的登山者和不够格的向导来说也是如此。

那天上午，其他所有人离实现自己的梦想都只有咫尺之遥，而我坐在营地里，感觉自己就像搁家里赶作业的孩子，而好朋友们都在外面参加狂欢派对一样。山上所有人都在赌天气，而他们正在赢得这场豪赌。那一刻，这个登山季梦想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很多都站在了地球上最高的地方，要不也是很快就会站上去。我们没有去，其实也是在赌。如果就这样了呢？如果这个登山季没有第二个窗口期呢？我们的大本营负责人达娃，那天早上对我们留下来等待的决定也颇有微词。

## 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爱情？



《梁永安：爱情这门课，你可别挂科！》

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2023年3月

### 内容简介

一则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谜团”吸引了登山家马克·辛诺特，让他在2019年春天投身于一场几乎没有希望成功的珠穆朗玛峰登山之旅，而这一年也成了“珠峰崩裂之年”。那个登山季，11名登山者在珠穆朗玛峰遇难。是什么谜团，让辛诺特冒如此大的凶险？1924年6月8日，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和登山者桑迪·欧文踏上了珠峰，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是在离峰顶仅有240米的地方，而且仍然“劲头十足”地向峰顶进军。他们成功登上世界之巅的珠穆朗玛峰。在“解谜”过程中，辛诺特发现，登顶珠峰是一个扣人心弦的人类故事。

### 作者简介

马克·辛诺特

(Mark Synnott) 是《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家，大岩壁攀登的先驱者。国际登山向导协会 (IFMGA) 认证的登山向导，美国空军伞降救援队教练员。于1993年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他热衷对未被攀登和未被开发的岩壁发起探索挑战，他到过30多个国家或地区，是第一批全面探索加拿大北极地区巴芬岛偏远东海岸的登山者之一。2019年春天，他通过东北山脊登顶珠穆朗玛峰。

马克·辛诺特还是一名出色的记者，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定期撰稿，此前的个人经历著作《不可能的攀登》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

### 梁永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2017年在“一席”的演讲《在单身的黄金时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受到年轻人的热烈追捧。

###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了《苔丝》《呼啸山庄》《面纱》《走出非洲》等10部文学经典名著，通过对每部作品深入解析，探测爱情幽深而丰富的不同面向，揭示爱情的深度和广度。

爱情确实是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可以让我们在纷乱的社会生活里面找到自己，让生命水落石出。

真正的爱情从来不会降临到一个不懂爱情的人身上，反过来说，我们要去追求爱情，首先自己必须是一个富有爱的感情的人，是一个懂得爱情的人。

一个人的爱情在生活中被压垮，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原因千种万种，最根本的一条，是人们精神的软弱。

爱情是对每个人决定性的考验，如果爱情都不能改变你，你的一切注定黯淡无光。

### 苔丝：女性如何在爱情中超越男性原始的身体欲望，走出自己独立的精神之路？

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本来面貌和身份一旦脱离，他的整个生活必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亚雷对苔丝姑娘感到惊艳并不奇怪。但在这个正常的荷尔蒙反应之外，作为人类，除了生物性，还有更重要的文化性、道德性。无论男女，每个人身上都是两个生命的融合：一个是自然生命，另一个是精神生命。自然的生命可以用进化论的视角来概括，它是自然。但我们不能忘记，人还有精神美，包含知识美、道德美、文化美、艺术美。这个精神的特征恰好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人和人相爱，不仅仅要看颜值，更要看人的内心。肤浅的人只迷恋颜值，有精神含量的人不但爱对方的颜值，更爱他美好的内在。

### 呼啸山庄：从“恋”到“爱”，道阻且长

每个人都有内心的热情和浪漫，但这些火焰般的感情和向往常常超出了现实可能性，于是人们就把这种情感悄悄地压制下去，用一些热烈的消费方式，把性情中的能量释放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变老了。

狭窄的生活造成人狭窄的性格、狭窄的理念、狭窄的感情、狭窄的愿望，使人们内心所有的美好都扭曲变形，变成毁灭性的能量。

在稳定的传统社会中，女孩在这个年龄段被不断地教育，不断地向社会认定的女性角色靠拢，不断地收拢翅膀，努力在心理上适应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定义，沿着“女孩—恋人—妻子—母亲”的路径完成可见的生命。

在社会生活中，爱情最大的危机是不堪重负，当一个人把人生所有的希望都放到爱情的期待里，也就把爱情变成了摇摇欲坠的起重机。爱情的本质是一种力量的相互放大，是一种锦上添花，两个人都有对未来的共同向往，都有生命的创造力，相爱就是彼此欣赏，彼此加油，这样才有让人幸福的感觉。如果把爱情和婚姻看成改变命运的救生圈，看成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的药方，这种所谓的爱其实只是爱自己，动机和欲望都非常狭隘，是把自己的未来爱给给对方。

“恋”和“爱”是密切相关，但又有本质的不同的两件事。这也是世上男女普遍的困惑，往往把“恋”当作了“爱”。“恋”是什么？“恋”是两条鱼顺流而下的快乐，是两只小鹿满山奔跑的自在，是两个孩子无拘无束的释放，用传统的话来说，是“两情相悦”。“爱”大不相同，爱是逆流而上，彼此汲取着奋斗的力量。爱是独一无二，互相在崎岖山道上体会对方的勇气，互相打开内心的温暖。用《诗经》里的诗句来说，是“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依恋与深爱之间有千山万水，“爱”需要两个人一步步攀登，共同创造只属于两个人的生命时光。